

年讀物叢刊

無名島

勒法爾著

李林譯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少年讀物叢刊

無名島

勒法爾 著 李林 譯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版初月二年五十三國民華中

角六元四價定

者 輯 編
社 輯 編 物 讀 年 少

人 行 發
林 文 吳

所 行 發
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

號八弄一路鹿鉅海上

號五四一路國民慶重

號六〇一街西陝都成

刊 叢 物 讀 年 少

島 名 無

著 爾 法 勒
譯 林 李

印 翻 准 不 • 有 所 權 版

楔子

約琴·哈耳司獨自一人坐在店舖裏清算賬目。說起來是店舖，其實不過是一間狹長的小屋子。也許是長久不曾經過打掃的緣故，牆壁和天花板都顯得黑黝黝的。屋子裏陳設得很簡單：一張櫃台，一個書架，幾把椅子，一個保險箱。這店舖所在的地方是阿姆斯特丹（註——荷蘭最大都市之一）貧苦區域的一條最貧苦的街道。

這是十月裏的一個下午，外面正落着雨。這裏的雨不和別的國度的雨一樣。它慢騰騰地，却綿綿不斷地，從那暗淡的灰色天空落在磚砌成的道上，步履落在上面就會發出沉悶的聲音，圍牆也因過于潮濕而發霉。在房屋內部，壁上的粉飾到處剝落，牆壁與地板會合的地方有不少的縫穴，時時有肥大的老鼠出入。

鐘敲了六下；這是該約琴·哈耳司休息的時候了。他正預備闔上他的賬簿，却聽見

敲窗戶的聲音。他抬起頭來，用手一推把保險箱鎖上，隨即起身去開門。

門一開，立刻有一陣風吹進屋來，火爐裏冒出一股煙，一個人影在門框上出現。

『什麼事？』哈耳司問道。

『寶石匠約琴·哈耳司是住在這裏麼？』

『是的。你有什么事？』

來人走進屋來，用懷疑的眼光四下張望，同時又像一隻落水狗似的搖搖身體。水從大衣上流到腳邊，聚成一大灘，帽沿也有水珠落下。他的兩眼向四周望了一轉之後就停在屋主的身上，隨後他走到火爐旁邊站住，一言不發。

這種樣子哈耳司好像是看慣了的，他毫不顯得慌張，一聲不響回到櫃台後面，打開抽屜，拿出一件東西，然後開口問道：

『你有什么事見教？』

『這裏，』客人說着就從大衣裏拿出一隻用繩收口的皮袋。他解開袋口長繩，把裏

面放的物品傾倒在櫃台上——原來是另外四隻小袋。他拿三隻放在褲袋裏，只把第四隻袋打開。櫃台上馬上就閃爍發光。哈耳司皺皺鼻頭說道：

『等一等，讓我把百葉窗關上；剛才我正打算把它們關上，你就敲門來了。』

他走出門去推上百葉窗，向街道的兩頭都望了一望才回到店裏。他在櫃台後拿出鐘錶匠人用的放大鏡，把它放在眼眶上，細細察看放在櫃台上的那些寶石：它們是六粒大鑽石，三粒綠寶石，十二粒藍寶石，八粒紅寶石。來客靜靜地觀察他的舉動，特別注意他的手指的動作。哈耳司看的時候，却把兩手放在身後。這種小心的舉動顯然使得來客滿意，因為他說：

『你可以動它們，沒有關係。』

『呵！用不着，』哈耳司回答道。『不用動它們，什麼我都知道。』

直到這時為止，客人說的是荷蘭話，可是他說得並不流利，而且話語中還夾雜着德文和法蘭德斯文。他聽不懂哈耳司剛才回答他的話，因此他問道：

『你會不會說英國話？』

『會的。你是英國人麼？』

『我是愛爾蘭科爾克地方的人，不過我在殖民地各處住了不少的時候。』

哈耳司用銳利的眼光把他渾身上下打量了一番以後，喃喃地說道：

『只要你願意……』

他的話只說了一半便打住了，他重新低下頭去察看那些寶石。客人聽了他的答話，好像有些不安，他提高了嗓音，帶出傲慢的神氣說道：

『我和你說……』

『哼，你是英格蘭人也好，愛爾蘭人也好，瑞士人也好，和我有什麼關係呢？』哈耳司說道。『你賣，我買；別的事我不管。你來找我是爲的要賣這些寶石，對不對？』

『不錯，是爲的要寶石。』

哈耳司背靠着牆壁，手拈着領下的山羊式鬍鬚，問道：

『這一堆你要賣多少錢？』

『呸，虧你說得出這樣的話來！』客人帶着譏諷的口吻說道。『你以為我賣寶石就像賣破銅爛鐵一樣，整堆的賣麼？』

『你是怎樣買來的就怎樣賣，』哈耳司安閑地回答說。『並且，我不管生意該怎樣做法，我只管寶石有多大，有多重……』

『什麼？你做生意是這樣做麼？得了，老傢伙，你用不着和我裝模做樣，咱們還是正正經經地談談咱們的事吧。這些石子都是上等貨。你也用不着挑剔，它們全是一點毛病都沒有。並且我也問過內行，和你一樣地知道價錢。』

哈耳司坐上櫃台，一面玩弄着最大的鑽石，一面說道：

『還是痛痛快快說法文吧，省得費勁。』

客人握緊了兩個拳頭。他是個彪形大漢，要打起來，哈耳司經不起他的一擊。但是這位瘦小老人的態度非常鎮靜，而且他的手是放在袋裏，好像在掏某種物件。大漢想了一

想，覺得還是不動手爲妙。因此，他用法文說道：

『你要買，一粒一粒地買。』

『不算整個的。』

『不行。』

說完了這句話，他馬上把他叫做「石子」的東西握在掌心裏，準備放進袋裏，一面問道：

『這是你最後的一句話麼？』

他的口氣非常堅決，因此哈耳司倒躊躇起來。這些寶石確是上等貨，放着一筆好生意，不做未免太傻了。

『再讓我看。』

生客放開手，哈耳司照着色采和大小把寶石排列起來，心裏約略計算一下，隨即用手指點着數：

『三千法郎，兩千五；兩千三；這兩粒算一千五。』

生客等他說完，然後半笑半諷地說道：

『我的錶你也要買麼？』

『嚇嚇，只要它值得買，』哈耳司回答的時候，態度依然非常安詳。『不用開玩笑，還是說正經話吧。寶石和鈔票不一樣，不能隨時當錢花。要把它們賣出去的話，我得等上半年，一年，或者更長久些。寶石不是活動的錢，是睡着的錢。』

『只要你願意賣，明天就能夠把它們全都賣出去。』

『話倒不錯，可是警察呢？』

『警察管不着。這些寶石並不是賊贓，不受什麼法律的管束。你查查這一兩年裏歐洲珠寶被偷竊的單子，看究竟有沒有像我的。』

『既然如此，你爲什麼不把它們拿到珠寶商店，却拿到我這裏來呢？他們出的價錢比我高……』

『我問過你沒有，像你這樣有錢的人，爲什麼跑到這個老鼠洞裏來住？你有你的祕密，我有我的祕密。用不着多說廢話。只要你的價錢出得合適，我就賣給你。』

『四萬法郎吧，湊個整數。』

『好，就是四萬。』

哈耳司打開保險箱，拿出一捲鈔票，同時嘴裏咕嚕道：

『四萬！四萬！數目可真不小……不過既然說了，也就只好算數……你還有別的東西賣麼？』

『有的，』客人說着就從褲袋裏拿出另外的那三隻小袋來，解開袋口，把裏面的物品倒在櫃台上。同樣的貨品，同樣的數量，也要同樣的價錢。

『十二萬法郎！』哈耳司叫起來。

『一個蘇也不能少。』（註——一法郎值二十蘇）

他馬上就打算把貨品裝起。哈耳司止住他：

『你怎麼那樣急，也該讓我喘一口氣呀！等我算一算……我要是有這許多錢，我也不打算和你講價了，可是我有的不過這個數目的一半……這樣辦吧：我現在給你六萬現款，其餘的六萬你等三天再來拿，你說好不好？哦！你放心好了，錢是準靠得住的，我的話就等於一張支票。』

他一面說，一面又從保險箱裏拿出一捲鈔票來。客人想了一想，說道：

『好，就這樣吧。』

哈耳司轉過頭去，不讓客人看見他的笑容。然而他却不能完全控制住激動；數鈔票時，手指不住地發抖。

『五萬七，五萬八，五萬九，六萬。』

客人拿起鈔票，馬上向外走去，正走到門口却又轉身回來。

『身上帶着這許多錢，誰也不知道會遇上什麼樣的倒霉事。你有沒有手槍賣一支給我？』

『手槍麼？我有一支上等手槍。』

他遞上一支大號勃郎寧。客人接過去看了一眼，問道：

『多少錢？』

『一百法郎。』

『我沒有零錢，這是一張一千法郎的票子，你找給我九百吧。』

哈耳司用手勢止住他。

『你用不着現在給，我在你的賬上扣去就是了。』

『隨你的便，』客人說着，就舉起手槍對住哈耳司，好像在試試它中不中用。

哈耳司笑了一笑，從他的右邊袋裏掏出一隻一模一樣的武器。

『這支手槍是裝好了子彈的，我只要輕輕動它一動就可以拿回我的錢來，對不對？你說說看，你要是處在我的地位，你肯不肯放過這個機會？』

『你要放就放吧！』客人看見他自己的心思被人猜透，氣得了不得。

『我放槍麼？真是，你怎麼會想起這種事來！監牢，還受得了，可是絞繩呢？……喂，你要帶點子彈去在路上用麼？』

來客把手槍扔在地上，轉身向外走，砰的一聲把門關上。哈耳司跟着走出去，站在門口觀望，一直看見他在街口轉了彎才回到店裏。他重新把所有的寶石排列在櫃台上，恭恭敬敬地對着它們望了許久，隨後突然大笑起來，高聲說道：

『值好幾百萬的寶石只花了十六萬法郎，嘻嘻！約琴老頭子，你這筆生意做得真不壞！』

可是實際上他的運氣比他所想的還要好些，因為那人後來並不會來拿哈耳司欠他的六萬法郎。

